

老兵与寡妇

卡瓦列罗·卡尔德龙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老兵与

寡妇

哥伦比亚·卡瓦列罗·卡尔德龙 著

姜风光 译 尹承东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Eduardo Caballero Calderón

SIERVO SIN TIERRA

本书根据Editorial Bedout, Medellín-Colombia,

1969年版译出

老兵与寡妇

〔哥伦比亚〕卡瓦列罗·卡尔德龙 著

姜风光 译

尹承东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22,000

1991 年 10 月第 1 版 199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500 册

ISBN7-5327-0299-5/I·146

定价：2.85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前 言

一九八四年我去哥伦比亚研究拉丁美洲文学，结识的第一个知名作家就是爱德华多·卡瓦列罗·卡尔德龙先生。

卡瓦列罗·卡尔德龙是具有国际声誉的当代哥伦比亚小说家、散文家和杂文作家，同时也是著名记者。一九一〇年生于波哥大，在中学学的是哲学和文学，尔后进走读大学攻读法律。大学只读了三年便走向社会，开始从事新闻、政治和外交事业。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他在哥伦比亚第一大报《时代报》担任各种职务和撰稿人。以后又作过《旁观者报》、《理智报》和《西印度群岛》杂志的撰稿人，至今仍是《旁观者报》的专栏作家。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间，他先后担任过波亚卡省和孔迪纳玛尔卡省的议员。他也曾在秘鲁、阿根廷、西班牙和法国出任外交官。他是波哥大“世界”广播电台和西班牙瓜达拉玛出版社的创始人，并同诗人爱德华多·卡兰萨和拉法埃尔·奎萨多一起创立了政治组织全国革命联盟。他还是哥伦比亚语言科学院院士。

卡瓦列罗·卡尔德龙是位多产作家，《背对人生的基督》和《老兵与寡妇》（原著名为《无地的席尔沃》）是他的代

表作品，前者被列为《拉丁美洲百部文学名著丛书》第十五部作品，后者被列为《哥伦比亚百部文学名著丛书》第四部作品。两部作品均被译成俄文、法文、德文、捷克文等多种文字出版。评论家们认为，这两部作品使卡瓦列罗·卡尔德龙跻身于哥伦比亚和拉丁美洲最优秀的作家之列。卡瓦列罗·卡尔德龙的其他主要作品还有《善良的野人》（获1965年西班牙欧亨尼奥·纳达尔奖）、《该隐》（已拍成电视剧）、《临近最后的时刻》、《没有梦幻的生活艺术》、《癞蛤蟆的灾害》、《两兄弟的故事》、《曼努埃尔·帕乔》、《迪巴科克日记》、《宽广的卡斯蒂利亚》、《童年回忆》和《堂吉诃德概略》等。卡瓦列罗·卡尔德龙还写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其中《平原号手》已被译成中文。

卡瓦列罗·卡尔德龙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都是揭露和控诉社会的黑暗和抨击时政流弊。他主张客观全面地反映现实。他说：“在我们拉美，到处都是独裁统治、帝国主义侵略、暴力、贫困、封建愚昧，我们作家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东西如实地写出来。我写作品是从来不构思、不修饰的，我所写的一切都是我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里耳闻目睹的实景。”^①从艺术手法上讲，尽管卡瓦列罗·卡尔德龙也曾长时间地待在欧洲，但他却很少受西方文学流派表现技巧的影响。他说：“我用的是自己的创作手法，土生土长，朴实无华，见到什么写什么，就象记日记一样。”^②这

①② 卡瓦列罗·卡尔德龙在家中会见本文作者时的谈话。

一点是跟当代其他拉美作家很不相同的。卡瓦列罗·卡尔德龙的作品主要是写农村，他对贫苦的农民寄有特别的同情，这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地主和农奴的关系，在欧洲存在于中世纪封建时期，在东方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在拉丁美洲则在进入二十世纪许久之久之后依旧存在，甚至到了本世纪后半期还出现过因地主和农奴之间的矛盾急剧恶化而引起的大规模夺地运动。就哥伦比亚而论，直到一九六〇年，还只有一小部分人拥有财富，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居住在农村，远离信息，远离舆论，没有文化，不会读书写字，在贫困中受着煎熬，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老兵与寡妇》就是描写这种农村环境、农民心理、农民情感，并力图从外部描绘那个苦难沉重而又不容有稍微变革的世界，因此它具有极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老兵与寡妇》中的主人公席尔沃，意即“农奴”，当过兵，为人忠厚老实。他复员时，途中巧遇寡妇特兰希托，两人结伴回家并成了婚。席尔沃一生中没有什么奢望，只有一个美好的憧憬，就是买下那块布满石子、终年遭受干旱的薄地。他的母亲一生都在那块土地上为别人当牛作马，最后死在那块土地上，而他自己又在那块土地上出生和长大，在那儿洒满了汗水，因此他觉得自己应该占有那块土地，然而他的渴望只不过是一场幻梦。

小说围绕主人公席尔沃这个人物揭示了三个政治主题，也是哥伦比亚历史上最重要、最富有悲剧性的主题：暴力，表现于政党之争，没收公民证，肉体上消灭对手，以取得

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人民领袖盖坦遇害的痛心事件，这位领袖模模糊糊地体现了贫苦人的愿望；一位将军得宠于一个党而将另一个党打败取得政权，好歹开始了一段被称之为全国阵线的两党共存时期。

按照卡瓦列罗·卡尔德龙的说法，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哥伦比亚历史，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和平。一九四七年三至十一月，两党在首都的又一次对话宣告破裂，一九四八年四月作为民主自由象征的自由党领袖盖坦遇害，一九五三年六月一位将军在一种奇特的环境中夺取政权，随后便是从一九五四年持续到一九六〇年的和解进程，一九六〇年开始了全国阵线。我们的小说家就处在这些历史风浪的中心，并且是这些历史风浪的主人公。一九四七年他在公民登记机关任职，是发放公民证的负责人。他从内部发现，在民主这一制度实难挽救的时刻，他再也无法在力图挽救民主的享有特权的公民地位上待下去。于是他辞去了公职，担当起了用文学表现农村世界的重大责任。卡瓦列罗·卡尔德龙长期生活在农村，并且对农村中的社会矛盾了如指掌。他的家庭传统上属于两党中的一个，其父亲是内战、尤其是一九〇二年以自由党被打败而告终的“千日战争”^①中的将军，是他代表自由党签署了投降书。“千日战争”之后，自由党即试图给国家提供一面和平、民主、进步的旗帜，这是敌对的保守党所难以接受的。

① 指一八九九年十月十七日至一九〇三年六月一日期间的哥伦比亚内战。

保守党同在哥伦比亚及几乎整个拉丁美洲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为盟，而天主教是打着保持传统的旗号坚持落后和不发达的。卡瓦列罗·卡尔德龙是一个正直的作家，他对自己祖国的命运怀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他疾恶如仇，凭着自己的是非感写出了一部部具有强烈政治主题、艺术水平高超的作品。读他的作品，除了通过那流畅优美的文字、巧妙的构思得到一种美的享受之外，对了解哥伦比亚的政治、经济和历史也是大有裨益的。

《老兵与寡妇》把席尔沃和特兰希托这对苦命夫妻以及许许多多赤条条来赤条条去的“无地的农奴”描写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不仅细腻地描绘了农民的外部状况，而且透彻地刻划了赤贫农民们诚实的美德，还从美学上对农民进行了十分有价值的探索。在哥伦比亚，象无地的席尔沃这类人，一八一九年八月曾追随拉美解放者玻利瓦尔^①进行了最后的战斗以结束西班牙对自己祖国的统治。而一八二四年秘鲁的“席尔沃”们参加的胡宁战役和阿亚库乔战役则结束了西班牙对整个拉丁美洲的统治。可是，时至今日，这些“席尔沃”们仍旧没有土地，而我们的小说家卡瓦列罗·卡尔德龙先生虽年逾古稀，但还在坚持用他的笔为消灭这一社会的不公正而大声疾呼。

尹承东

一九八七年元旦于北京

① 玻利瓦尔(1783—1830)，委内瑞拉的将军、政治家和南美洲独立战争的领袖之一。

第一 部

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颠来簸去。博亚卡山区的人们对大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思念，他们把公共汽车称为“弗洛塔”^①，而另外一些地区的人则称公共汽车为“巴士”。这辆车显得又破又旧，喷着刺鼻的焦油黑烟，马达轰鸣着，向山下冲去。每到转弯的地方，就发出咆哮，而到坡陡的地方，则哼哼唧唧，不时地抖动。司机换挡调速时，车身犹如被狠狠刺着一样，猛然一晃。上坡的时候，扑哧扑哧喘着气，马达盖下冒出一股浓密的蒸汽。汽车司机的助手或叫秘书，是一个浑身邋遢、沾满眼眵的小伙子。他不时要从车上下来，提着那只洋铁桶，到路边的水沟旁，拨开蕨草打水。

“如今，世道真是大变了！记得二十年前，我那慈悲的妈妈带我出来走的是河那边的一条路。现在，天色晚了，又雾气腾腾，很难看清……”

“你妈妈带你到哪儿去呀？”

“雷诺。当时，到奇金基腊还愿的人都走那条路，公路只通到圣罗莎城。此城是因为当年雷耶斯将军^②栽了些玫瑰而得名^③。我是说，我那慈悲的老妈妈，有时背着我去，

有时是拉着我的手走，走的是那条道。可是，你瞧，老人家的儿子现在却是乘着这样一辆象头牛犊似的又叫又跑的汽车赶路了。我那可怜的老妈妈呀，到死都没坐过弗洛塔。她要是还活着，那该说什么呀！”

“这就叫进步，进步，我亲爱的朋友！汽车、铁路、飞机……在安提奥基亚^①，我们就坐这些玩艺儿往高处蹦。你听说过吗？我敢跟你打赌，赌什么东西都可以。你母亲同样不晓得治冻疮的‘皇家香脂’，也不认识‘蝻蛇’牌紫花景天膏。这些东西呀，是我们麦德林^②人最先往刚刚出生的婴儿身上搽的。”

“我妈那个时代，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您不知道？那时候连靴子也没有嘛！”

席尔沃·霍亚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在面庞中央长长裂开的双唇上，露出了笑容。他搓了搓手，那指甲又黑又长，就象牛角皮似的。

“现在好啦！再没有什么值日班长、军曹、中尉……这帮子人来折腾我了，再也没什么‘立正！’‘稍息！’……‘跑步，走！’……‘卧倒！’‘起立！’……‘向右看齐！’……‘哪边是右边？蠢猪！’……‘你那老妈妈把右边给你安到哪边了？’

① “弗洛塔”，西班牙文为船队之意。在哥伦比亚，一般把长途公共汽车称为“弗洛塔”。

② 雷耶斯(1849—1921)：哥伦比亚将军。

③ 西班牙文中的“罗莎”(rosa)意为“玫瑰”。

④ 哥伦比亚省名。

⑤ 安提奥基亚省省会，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

大笨蛋!’……请原谅，这是因为军营那种生活，我再也受不了啦！”

“当时你是个刚招募去的新兵吧？”

“反正是侍候长官呗！给他们挑水，打扫马槽……从没干过别的差使。还不错，在最后一年，连长派我去管马厩，照料他那些劣马……‘你呀，’他这么对我说，‘你只配去管马……’我回答他说：‘你是在蜜糖中长大的……我是在羊、猪、狗、鸡及妈妈中间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嘛！’”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席尔瓦……席尔瓦·霍亚，为您效劳，先生！”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们要去的这个镇子叫什么名字？”

“先生，您是说下面那个白乎乎的镇子吗？那是苏萨孔……我就是在那个镇子下边一点的地方出生的，在奇卡莫恰河边上，莫拉达巨石脚下，一个叫做波索平原的地方。这一带地方都是属于那家瓦屋人家的。我的主人，您不认识那些财主吗？他们都是大富人家，有许多许多雇工……田地，除了田地还是田地，那真是一眼望不到边哪！……我的天，那田地，要多好有多好，要多肥有多肥！都是托圣母马利亚的福。可是，别的人呢？连播种两颗玉米的地都没有，真可以说生无立锥之地，死无葬身之处哇！”

“这么说你是一无所有啰？”

“您看，我被军队除名时，在通哈城市场上买了一块紫红色手帕，我的钱现在就用这块手帕包着。用这些钱，我至

少可以买到四头羊、六只鸡。我是说，我身上带着的这六十四比索，都是真的，是政府制造的真钱。”

“你看，我皮包里这些钱怎么样？你喜欢吗？”

“跟我的一模一样！博士有这么好的东西呀！”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制造的，他当过财政部长。”

“就是那个有铸钱模子的人吗？”

“对。更确切些说，这个人是我的同乡，我们都是安提奥基亚省的阿贝霍拉尔那个地方的人。那儿的人都会造钱币。你在兵营里的時候，没有听人家提起过财政部长吗？”

“偶尔也有人跟我提起过，可是，我脑子不好使，记不住。有这么一回事：我一个同乡，就是我们马上要去的这个苏萨孔镇一带的人，他就让人塞过两个不流通的里亚尔^①，乍看上去，那也象政府发行的真正合法的钱币。可是，据他告诉我，那东西经不住咬……是假玩艺儿。”

“金属币吗？那是另一码事，得十分小心！纸币可就不同了，一样的纸，一样的油墨，一样的图案。”

“这话不假，可能是这么回事儿……”

“我送你这个比索。是我自己的，就是说，这是我与部长一块造出来的。我想，你可能会有朋友对跟我们合作做这种事感兴趣，制造成百万的纸币，因而，我和你说这事。我们需要股东，投些比索进去，不必太多，为的是购买从德国进口的纸张。”

^① 钱币名，约合四分之一比索。

“那还用说！”

“还有从俄国进口的油墨……”

“好！就照您说的办。”

“这样，每个比索就会变成一千个比索。我的意思是说，用一个比索买纸和油墨，我们就可以造出一千比索，五十比索就会变成五万比索……”

“先生，请您告诉我，我手帕里这六十五比索^①能变出多少钱来。确切地说，我买了一瓶‘蝥蛇’牌紫花景天膏后，就只剩下六十二比索零六个里亚尔了。因为我现在想起来了，我穿的这双靴子磨脚磨得要命。”

“变成多少钱？变成六万二千比索呗！整个奇卡莫恰河流域肥沃的平原都不值这么多。”

“真的不值这么多吗？您看，不少地哪！这些地出产的烟叶，是波哥大和桑坦德省所见到的上等烟叶，所产的柑橘，跟瓜那么大，玉米象奶油饼那么香，那甘蔗就跟我的腿肚子这么粗。我对奇卡莫恰河流域平原的情况，可以说了如指掌，上上下下，从索阿塔下边的苍头燕桥到卡皮塔内霍附近的椰枣树桥。我那慈善的妈妈说过，跟负鼠的胸部一样，平原有一块块凹陷的地方，形成一块块小平原：格兰德平原、波索平原、塔布龙平原、卡门平原、瓦多拉尔戈平原……好大一片哟！这一块块平原，好似一块块的肉，又肥又鲜，味道美极了！”

^① 前面说的是六十四比索，这里多了一个比索，原文如此。

“不管你说得多么天花乱坠，这些地最多也就值六万二千比索。有没有人想买这些地，你知道吗？”

“我至少听说过有四个人。他们表示，即便吃石头度日，也要想方设法买上一块，哪怕最靠石崖的小小的一块也好……请您稍等一会儿！我想起了我的一个朋友，我的一个小兄弟，他可以拿出六十二比索，就是买平原所需要的那六十二比索。这事您让我琢磨琢磨……”

空旷冷清的苏萨孔市场上，黑暗之中，低矮的房屋里透出亮光。公共汽车嘎的一声猛然停住，车上的洋铁桶、罐头盒叮叮当当响成一片。从深渊底部上升的雾气，以及从荒凉高寒地带降下来的夜色，将车子笼罩起来。

“女士们、先生们，如果哪一位要办什么事，请快去快回。因为我在这里只停一小会儿，加完油就要开飞车了。我们得赶上邮车，超过它去……鬼东西！从贝冷开始，一直让我们吃灰尘……”

一个男子提着一盏煤油灯走近汽车。他裹着斗篷，头上的毡帽一直拉到眉毛那儿。

“要加汽油吗？”他问司机。

“来五加仑，伙计。没有乘客吗？”

“原来有两个的，都搭邮车走了。”

从公共汽车上下来五个老年农妇，每人挎一大篮子母鸡，鸡咯咯咯地叫着。她们默不作声，都跑到市场中央，放松一下，喘口气儿。

“不要脸的印第安人！”一个胖胖的、脸色红润的姑娘冲着司机说了这么一句，忍住笑逃开了。

“载的人不多呀，伙计。”

“邮车在杜伊塔玛将我的乘客全抢走了。等明天在关蒂瓦斜坡追上它时，看我不宰了那个司机才怪哩！”

圣罗莎的高级法院法官及其夫人下车溜达去了。据他们在车上对同行的神父说，他们要到恩西索去看望几个亲戚。神父是恩西索教区的，到了这儿就下车了。由于年事已高，长时间的旅行，弄得他疲劳不堪。从车上下来，顾不上许多应酬，就一溜小跑地到他的教堂去了。法官大人在灯光下显得脸色青紫，眼睛通红，泪汪汪的；他的太太衣冠楚楚，裹着一件黑羊毛外套。信贷所的视察官在经过荒凉高寒地带那一段时着了凉，走进卖汽油的老板的店里喝了两杯烧酒，接着，一口痰从他口中的两颗大门牙的宽大缝隙间飞向远处。

“这是什么鬼酒呀，味道跟蟑螂一般！”

“我的家乡安提奥基亚省出产的酒味道可真美！您知道吗？”流动商贩说道。

“这是官家烧酒，”汽油店老板回答说，“走私来的才有好酒，要明天才能到。要是诸位肯等……”

“在这鬼地方等？……这个镇上，连跳蚤来，都会伤心死的……”

“也还是有人喜欢这地方哩。”汽油店老板偷看了司机一眼说道。